目　录

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政局……　马文忠（1）
陈野苹、廖志高两人学生时代在校的活动情况
……李玉太（32）
毛主席住我家的印象……陈　一（38）
雄师解放冕宁的经过……杜乐忠　口述
……刘善兴　整理（42）
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一营三连在冕宁投诚经过
……李三科　述
……王　勇　整理（46）
黎明前的战斗——冕宁地下党收音点与《战斗通讯》
……毛幼熙（53）
回忆叔叔肖佩雄……肖兴汉（56）
邓明鸿同志生平略记……古荣华（59）
冕宁“一条龙”——谢启龙及格布姑苏卡果
……谢绍思　姑苏林苍（70）
罗超宇先生执教的一生……张元才（73）
冕宁蚕桑史话……弋治明（83）
三十八年来冕宁县普通教育历程的回顾……许正权（86）
冕宁县人民书店史略……谢成远（96）
冕宁县丝绸厂的创建和发展概况
……邓育文　谢　治（9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冕宁工商联合会……马发文 (105)
江流三曲地带的古建筑——碉……马文忠 (110)
冕宁灵山寺记实……王家国 (114)
冕宁县皇经坛始末……彭用忠 (120)
冕宁山川巡礼……郑开明 (126)
冕宁火腿……卢福音 陈一 古荣华 (1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冕宁县委员会历届政协组建概况
……政协文史委辑 (143)
征集文史资料的一封信……政协文史委 (149)
冕宁县文史资料总目提要……政协文史委整理 (151)
后记……政协文史委 (154)

红军长征过冕宁
——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

马文中

冕宁县，先秦以前属邛（国）地，前汉置台登县，自是而后因革，分合代有异合，明初以“环而居者皆西番种”置宁番卫，清雍正六年罢卫改置冕宁县，民国年间因之；辖地东迄小相岭，南至黄土坡，西达雅砻江倒流段，北齐竹木河。自有史记载以来，冕宁便是川滇、川甘青交通之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遣司焉相如“桥孙水以通邛笮”（以安宁河为桥到西昌、盐源一带），唐，吐蕃、南诏大军逐鹿安宁河谷，元世祖率蒙古铁骑南征大理，明初凉国公蓝玉移师建昌讨月鲁帖木儿，太平天国骁将翼王石达开带兵西引，都经过冕宁。尤其是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更使冕宁蜚声中外。

一、红军长征过境前冕宁政局
李德吾团队和冕宁县政府官员野勒被歼

1935年春，邓秀廷部从冕宁县北部的大桥场开赴泸沽、甘相营，后又奉刘元璋令经西昌开普格堵截红军。先是，1932年夏，邓部奉刘文辉令出兵甘孜，邓以奇兵迂回致后，被英国支使东侵藏兵于甘孜县城北之鸭盖山，解决刘文辉数

年未能取胜之战事。1933年初，邓却回兵驻越西县之河道七场（安顺、农场、喜马诂、察罗、拉耳坝、海耳、新场）为刘文辉筹粮，1934年开驻冕宁县之大桥场。是年底，经刘元璋应允，邓带护卫连回甘相营，余部仍驻大桥。

邓秀廷部主力开离大桥场，留部属四十七团团长李德吾带越西县河道七场新征来的团队在大桥。

李德吾，学号光明，越西县河道察罗场（今石棉县察罗乡）人。据说其为文人出身，投笔从戎在川中军阀混战中得横财（也有说他跟劣绅刘宾如吃“西番”土千户王应元家产）而发迹，开办陈桥木（埋在地下的香杉木）制棺材板而资财大增，后又开采石棉织火布，在南垭河口的坝上运土造田办农场（今石棉县城），可算是当时越西县北部善于开发资源的人。李经商开矿的同时，办有团练，保其家产。因之，其在河道七场汉、番、彝各族中有影响，后又在邓秀廷二十旅任上校参谋（故人称“李参军”），到西昌晋谒刘元璋，刘委四十七团团长职（故而又称“李团长”）。

邓秀廷旅原系羊仁安旅经刘文辉改编而来。原羊部辖三个团，四十六团于1932年越西改编时为刘文辉军部副官黄汉城兼任团长（任旅长），对康北用兵后留驻白玉，理化两县；四十七团于1929年羊、邓西昌杀团长蒋儒珍后被刘文辉取消番号。故邓秀廷对康北用兵有功擢升旅长职，实则还是他起家时的原四十八团人马，而李德吾团长职仅是一个空头衔(1)。

李部团队系1935年春，令河道七场汉番人凡三、四兄弟之家出一丁，约得二百余人（其中有察罗附近白彝三十多人）而凑合不久(2)。

1935年5月19日凌晨，听说红军将到，在大雨滂沱中，李德吾所部从冕宁县城班房中将果基、罗洪、倮伍等黑彝家支“坐质换班”的头人提出，押往大桥。随同李部行动的还有县长钟伯琴（钟华瞻）及一干县政府官员，团练局头目邱为岗及其部分团队（主要是驮运物件的民伕），驻县城的刘家兵一个连。天明，城内士绅见状，也纷纷逃亡（3）。

钟伯琴，四川叙永县人，四川政法学校毕业，民国二十三年上任。邱为岗，冕宁县城南街人。

据说带走“坐质换班”头人是邓秀廷给信李德吾，说红军来若放走这些黑彝，他们又去抢人整人，难得管，叫把他们带到察罗的山洞里关起来，红军过后再押回来（4）。

5月19日清晨，“坐质换班”头人被带进大桥场，果基、罗洪、倮伍几家支黑彝闻讯，已有部分赶到。一时，窄小的街道，人群如潮。各家支头人纷纷向李德吾提出要求：放回“坐质换班”头人，以后红军过了再送来。李答：我带走他们只是暂避一下，等红军过后就送回来。不管咋个说，李仍坚持不放。如住大桥北约二十里的倮伍尼皮支的倮伍阿迫说：我们这支人一直投司令官，从来不抢汉人，一点也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放给我们，以后哪时叫送回就送来（他们支头有个叫那哈“坐质换班”头人）。李之回答仍是原话。只有原邓秀廷部当过连长，当时任冕宁县北路区长的李绍周说情担保，放了樟木沟罗洪家的一个人（5）。

吃早饭时（约十时），“坐质换班”的人用饭时仍用绳索栓起。各家支头人见求情无效、遂商议来硬的，以武力解决，分头去各地通知，全体男丁全力出动来抢。时扯羊、温朱瓦的倮伍家，曹古坝、勒烂、拖乌的果基家，大桥、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尾、三代的罗洪家分头派人去通知人。到大桥的部分以“送”为名尾随其后。各地人员得信后迅速赶到。栗子坪一带的果基阿畏支更是倾巢出动。

李德吾率部从大桥出发，行七八里至峨瓦村，果基家的人已占峨瓦山，边打枪边喊：“母都——母都”！李遂改翻峨瓦山经拖乌逾菩萨岗过铁索桥的果基家范围内的正道，而走北基河沟翻溘山顶经野勒坝子穿南垭河峡谷到察罗的倮伍家范围内的崎岖小路(6)。

李部过苏州坝的东沿，经店子村进入北基河沟狭窄地带，山高林密，怪石嶙峋，两边山林中打起枪来。各彝支武装在密林中隐蔽射击，李部士兵只是边走边无目标地胡乱放枪。一个叫曲木阿都的老人讲：他打死十二人，有一枪就洞穿四人(7)。进至北基沟老纸厂沟口的大杉木树时，钟伯琴中弹，大腿断，他要求李德吾杀“坐质换班”头人，李不答应。稍掉队的刘家兵连队被缴去武器，连同一些官太太脱得一丝不挂。这些人得了活命，不顾什么羞耻，逃返大桥(8)。

各彝支武装爬上安宁河与大渡河支流南垭河分水岭的溘山顶，天色已黑，满路扔下的是负重的马匹及枪支财物（冕宁县的民伕及团丁大都逃跑）。一个叫倮伍阿且的拌了一跤，一摸，是支枪，忘记疼痛疲劳，拿起后大声说：“是支枪，是支枪！”

李德吾团队过溘山顶，下蒋关山七十二道之字拐，在野勒（今作“冶勒”）大坝子烧起大火烤，该地高寒，虽是初夏，夜间尤冷。初，野勒各村的人听见枪声，不知晓原因，都逃匿山中，经到来的人联络方归家。倮伍施迫等跟野勒村

的傈伍资哈等商议，叫本村白彝苏久家的人去跟李德吾部栗子坪一带的白彝莫络家的一些人联系，请求李德吾把“坐质换班”的人放了，愿送他到箐箕湾。李德吾还是老话不答应。腿包白布的钟伯琴还说：“要干，明天好好地干嘛！你们有多少条枪？”——他没有想一下，白天丢下送给各彝支的若干枪支弹药。

谈判不成，一夜间尽是冷枪，时而马匹财物被抢，时而喊声四起，李部官兵一夜未能合眼。

天明，各彝支头人商议，在这儿坝子中是打不赢他的，只有到两岔河才能对付他。便迅速赶至野勒河和勒垭河汇合流入南垭峡谷的险要地带两岔河埋伏(9)。

时，野勒村傈伍勒木晋谒李德吾，进言：要么，放回全部“坐质换班”头人后回察罗，要么不要走，驻进我家的碉房，待红军过后回冕宁。李仍不采纳(10)，草率吃饭后带队向两岔河进发，一心按原定计划回察罗。

野勒，清代为姜（麻达）千户辖地，精通佛经的吴（雄卓）先生家在勒垭村办藏文经书场而远近闻名。高峻巍峨的大雪山余脉，至咱耳山，分东西两条山脉南下，山脉分开处，四周群山高耸，中间坝子开阔，草木丰茂。南垭河左右源出西部牦牛山脉，流过野勒、勒垭坝子，汇集后切断相岭山脉颈部，飞泻北去，形成险峻的南垭河峡谷，谷底水流似箭，两岸或峭壁千丈，或山林阴森，羊肠小道盘绕在河岸。李部至野勒河口的险道，即遭袭击，损人近百，至两岔河口，谷窄路险，枪弹密集，难以通过，退勒垭坝子的拉牯棚子，经过研究，再度强行进两岔河口(11)。

各彝支武装或隔岸在丛林中射击，或滚石袭击，至金牛

沟和银厂沟两水汇入干流处的三岔河，李部已成瓮中之鳖。在混乱中，各彝支的人大喊在押的“坐质换班”的头人快逃，二十多人除果基家的一人被误射身亡外，其余全部生还。李德吾见部队入绝境，带数名弁兵钻山林爬山逃匿(12)。

各彝支武装从前后左右包围过来，剩余团丁，缴械投降。果基阿畏家头人将缴械后的团丁先用枪打，后为不费子弹，全部驱至河中淹死⑬。一时，尸体塞河，清流变红。李部除察罗的莫洛（畏机）尔补排长带的三十多名白彝路熟全部逃脱外⑭，据说其他仅有数人幸免⑮。

李德吾和他的弁兵钻进原始密林，不辨东西南北，身边无颗粒粮食，只带有一些食盐，饥饿难忍，扳些竹笙蘸盐吃，口渴得难以忍受，约八、九日，遇勒垭的阿尔曲达打猎；李跟他相识，对他说：把我带到家中，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阿尔曲达将他们带到一个山洞中说：我去找些吃的来，吃了好走。李当时在离栗子坪不远的紫马夸山上，离三岔河不到一天路程。

阿尔曲达怕遭杀身之祸，下山后即向阿畏家报信。李和弁兵被捉到栗子坪，除年龄小又未背枪的包兴全卖为奴隶外，其余处死。据说李被阿畏家关起用火烤，当喊热，又用水泼，喊冷又烤，然后割其肉与其啖之，如此若干日而死⑯。施以酷刑之因，是阿畏家报其诱杀本支头人之仇所致。从李弟光荣给西康省呈文“民国二十二年奉为二十旅四十七团团长，驻防河道一带，是年冬间有冕宁之拖乌、越西之烧箕湾居住之黑夷阿喊家为首凶酋木呷、时呷等，破坏交通，阻绕康宁粮道，抢劫来往客商，拐甚猖獗，光明率口剿办，当时

该酋等被擒获八人，悉数正法，康宁粮道，于是疏通”（17）中可看出。

各黑彝家支，在野勒得数百条步枪、若干子弹及财物，声势大振，利欲大增，退回苏州坝，想乘机将大桥场掳掠掉。恰至红军先遣团到来。退峨瓦山垭，想再有得到枪支的机会。

中共党员在冕宁的活动

1935年初，冕宁的城厢、石龙、沙坝三地的中共党员积极活动。先是，1935年夏，就学于西昌省立第二师范校的陈野萍（城厢三分屯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发展本校的廖志高（石龙场人）、谢绪龙（沙坝场人）、辍学回家的李祥云（县城西街人）和西昌县中的陈言纶（三分屯村人）入党。就学于西昌的严伯通（宏模村人）、邓明鸿（石龙场后山村人）也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利用假期之便，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已有一批受其影响的进步青年。1934年下半年“由谢绪龙领导，在沙坝成立一个共产小组”（18）。中共西昌特支在沙坝设立接收省委信函点（当时沙坝街东段属西昌县辖），谢绪龙负责收送西昌(19)。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频繁活动于黔滇川边，西昌川康军组织“防共委员会”（20），疯狂搜捕中共党员。因周宝晟叛变，中共西昌特支遭破坏，特支委员陈野萍被通缉。时正值寒假期满回校途中，陈野萍到泸沽，得就读于宁中的张传善、李坤等告之西昌来电速捕他的消息及苏爱吾（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成都党组织遭到破坏，1934年到泸沽廖友陶家隐蔽）(21)前几天被逮捕的情况，并将其隐蔽张家，得免，次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沿安宁河南下，又得同学李玉太(沙坝人)、叶茂荣（西昌县拖朗场大营人）相助(22)，探得西昌确实情况，遂东藏西躲隐蔽，约于4月返家。谢绪龙因周国晨知情，也被通缉，逃县城，经李祥云介绍去汉源县美罗教书。谢走后沙坝党小组交陈梁负责（谢在沙坝发展陈梁、尹玉恭等三名党员）。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金沙江，西昌川康军惊恐万分，令各学校放假，修筑城防工事。廖志高、邓明鸿等回家，积极准备迎接红军和配合红军行动。

一天，邓明鸿、廖志达等四人到三分屯找陈野苹，告之："西昌学生解散了，红军要来了，我们要组织武装"。"怎样组织法？""写个条子给团务局，就说红军要来啦，我们为保卫家乡，要组织武装抵御红军，这样搞起来就便宜了，组织起来不就是我们的武装了吗？"陈野苹给写好(23)，他们回石龙便组织了公安队，由廖志达任队长(24)。

一日，邓明鸿又去找陈野苹，"红军要来了，"他们便一起到石龙场找廖志高。

1935年5月19日清晨，县城国民党政府官员和驻军北逃后，有声望的云中祥老先生（教师）出面，召集未跑的人在城隍庙开会，提出赶快准备粮草，欢迎红军。他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要老百姓的道理。会上商定一些人看管观音堂仓库，并推举李发明、向德纶（均属进步青年）南下打听红军消息。同行的还有去石龙的李祥云(25)。

陈野苹、邓明鸿到宏模找到廖志高，商议活动事宜，适逢李、向找到他们，告之："冕宁县长都跑了！"随之，石龙的廖志达、吴兆理等也到。于是他们分两路从安宁河两岸

南下探听红军消息。

二、中央红军泸沽改道分兵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越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红军会理休整后，5月15日向北疾进，19日夜先遣团进入冕宁县境。

蒋介石真戌（11日9时）电作“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区，根本歼灭”计划(26)。5月18日，雅安专电称：“木里、盐边木司亦奉令堵剿”，“乃令素为夷人信仰的羊清全氏、派遣夷人多员，于18日分赴宁属各地接洽，授以战略，并负责指挥部防责任”，5月19日成都专电“蒋委员长”，“任命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清代生擒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免”(27)。

5月20日清晨，红军先遣一团（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率领下，到达泸沽待命。是日九时，军团长林彪电红一团：“杨黎：

（一）望立即详查下述路线、里程、居民、民族、给养情形。

A由泸沽经冕宁到打箭炉。

B由泸沽至越西到富林。

C由越西，或由登相营，或由保安堡向西或西北到青冈坪、靖安。并多找上述路线的向导。

（二）望在泸沽多找洋铁匠、铜匠等工人。

（三）刘参谋长、聂政委已起程来泸沽，均随你们行

动，长们所得情况望即告。

（四）详查富林及其上游直至青冈坪一带渡河点船支等情形”(28)。

安宁河谷，古来为南北一线交通要道，东西皆高山峻岭绵亘，而前有巨浪翻滚滚的大渡河，后有滔滔激流的金沙江，尤其是历史上有过一场悲剧——太平天国身经百战的骁将石达开率兵西引就覆没于大渡河边。泸沽，古台登县治旧址，系安宁河谷通往大渡河谷的三岔路口，咽喉要地。从这里去登相营、翻小山，经越西到大树堡，过大渡河便是富林，是通雅安的大道；沿安宁河谷北上经冕宁，逾菩萨岗过察罗到安顺场，为通康巴的捷径，到雅安的小路。大小路径于1914年“拉库”彝族奴隶起义失败后，奴隶主肆无忌惮地掳掠、道路阻塞，人们谈之无不色变。邓秀廷即是以保小相岭道路通畅起家。

20日下午，李发明等回石龙，带回红军已到泸沽的消息，邓明鸿即通知陈野苹、廖志高到石龙商量迎接红军的事宜(29)。李祥云得知，即和吴兆礼等到泸沽跟红军联系。他们绕道从西街进入泸沽，经引见在泸沽桥头上见到一位红军负责同志（可能是刘伯承），向他汇报冕宁的敌情党组织及大小路径情况(30)。

李祥云在大路边的石龙场教书，消息灵通掌握的敌情较多，又目睹县城国民党官员，军队北逃，尤其是因生计于1934年前后在大渡河边的美罗教过一年书，熟悉大小路径和大渡河一带情况。因之，所汇报情况，对先遣团首长搞清敌情，选择行军路线有很大帮助。

刘伯承、聂荣臻到泸沽，听取侦察组关于到大渡河两个

方向的里程、敌情、居民、给养等情况的汇报和李祥云等人的汇报情况，作了分析，判断敌人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正象重庆17日专电："由大渡河上溯至富林驿大树堡，北可通汉源、南可以达越西，在形势上，足可控制雅安、宁属各县"），而将那里作为防守的重点，红军如走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据此，电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改变"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的行军路线，主力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让左权刘亚楼率第五团经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31)。当时军委在行军中，未联系上。刘聂首长决定让先遣第一团先开冕宁，第五团开越西，21日跟军委联系上，即发出《侦察报告》。中革军委根据《侦察报告》，21日18时电令各军团"决以主力依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秩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32)——改道北进安顺场，分兵越西声东击西。时红一团已过冕宁县城抵大桥场，距泸沽已百余里路程。

中央红军泸沽改道，从敌人兵力相对来说要单薄的安顺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共地方党组织为红军先遣团汇报敌情、路径等；对取得这次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三、红军总政治部帮助建立冕宁县党政军组织

迎 红 军

5月20日，“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有过不少战绩的红一团，在指挥员率领下，一队队在月光下集合了。”行二十里到石龙，陈野苹，廖志高、邓明鸿早作准备，红军见到的是“满街点着红灯，写着‘欢迎’字样”，的情境红军稍作休息、“无数群众围拢上来，拿着茶壶、茶盅，和蔼地叫着‘先生喝茶’，有的拿着点心糖，请我们的战士吃，大家都笑咪咪地不敢接受，硬要拿钱给群众”(33)。邓明鸿等人还找一些人帮助红军挑行李，作向导，当夜把红军带到冕宁城(34)。

冕宁县城，一批进步青年刷写了欢迎红军的红绿标语；欢迎群众中，为首的是擅长书法的肖佩雄(35)。红军一进城，“霹霹啪啪一阵暴竹声，只见满街挂着红旗，帖着红绿标语，写着‘欢迎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万岁’”等口号，“街上民众，见我们笑嘻嘻地拱手为礼，有的说着‘长官先生辛苦’”(36)。先遣团在城内休息吃午饭，团部驻天主教堂附近，聂荣臻政委用法语跟法籍修女闲谈，说明中国共产党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的主张，揭示国民党胡编乱造的谣言。聂政委流利的法语，真诚的言谈，受到神甫和修女们的赞誉。一神甫回国后在西方一家杂志报导此事，赞扬红军的宗教政策。

红军初到大桥场，多数群众藏匿在外，红军先遣团秋毫无犯，听到红军纪律严明纷纷回大桥，沿途老少端水送茶请红军喝。次日，原苏州千户驻牧地额基村，有声望的吴连青（藏族）和秀才罗明璋在村里巷中（大路）挂七道彩虹，上帖用红纸写的“欢迎红军”四个遒劲的大字。那些骑高头大马的指战员到彩虹前，都很有礼貌地下马，高高兴兴地走过

(37)。

在拖乌，还流传着几个彝族妇女送鸡给毛主席的故事。

冕宁县革命委员会(38)

21日，红军总政治部到松林，邓明鸿等三人向总政陈述了冕宁现况。红军干部肖向荣嘱咐："要作长期打算"，"留下革命种子"(39)。沙坝的陈梁、尹玉恭带一批青年到松林欢迎红军，并随同到县城（后参加红军长征）。在泸沽隐蔽的黄梦鹊也随到县城（先遣团到泸沽她即求见）(40)。

5月22日凌晨，红军总政治部到县城，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派刘晓找到陈野苹，在东街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接见他，了解冕宁党组织情况及社会情况。随后召集人讨论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冕宁县抗捐军。当天，李祥云、张英（进步青年）等下乡宣传，动员人来参加抗捐军，在西街设立报名登记处。

当天晚上，在陈云主持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决定由陈野苹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李井泉（长征初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任副主席（李井泉调走后肖佩雄任）、方忠（红军干部）、肖佩雄、李发明、叶昌衡（裁缝）、李绍武（农民）为委员。陈云亲自起草革命委员会布告，由儒生陈国清抄写数张，待次日张帖。

5月23日，在冕宁县城文庙大成殿（今冕宁中学内）前召开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的群众大会。布置会场的人把孔子牌位搬开，主席台就设立在那里。参加会议的群众有来自城厢、回龙、峡口、惠安、大桥等地的青壮年农民。大会由陈野苹主持。红军总司令朱德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讲红军是

工农自己的武装，不拉伕、不扰民；我们穷人要解放，要出路，就要武装起来等内容。接着由红军干部陈荣生宣布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及其名单。

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室，弱小民族科和财粮科，秘书室负责管理干部任职等项行文工作，秘书黄梦鸽。弱小民族科，负责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科长方忠。财粮科，负责征集钱粮、供抗捐军用和支援红军，科长彭杰。革命委员会设东街国民党县政府内（今县政协驻地）(41)。

冕宁县抗捐军

5月23日文庙大会上宣布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便宣布成立冕宁县抗捐军(42)。红军干部黄应龙（王绍芝）任司令，政委陈野苹。抗捐军编为大中小队建制。大队长肖佩雄（后任革命委员主席），宏模乡中屯人，思想进步，既有较高文化知识又懂军事。副大队长李发明（后任大队长）县城北街人，医生、思想进步，为人一片丹心。副大队长彭杰，县城北街人，性格豪爽，慷慨仗义，结识不少穷朋友。

到会的大多数农民参加了抗捐军。

红军总政治部发给一些枪支，以加强抗捐军的武装力量。

抗捐军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命名，易号召群众起来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仅城内就有几百人参加。凡能组织一百人就可建立一个中队。计抗捐军成立后组建有五个中队。它们是城厢中队、中队长彭载璋、副中队长邓德高；惠安中队，中队长王仕海、副中队长赵有志；大桥中队，中队长陈志喜，副中队长吴万法（藏族）；回龙中队，

中队长刘学谦；峡口中队，中队长朱发顶(43)。一些正在组织的中队，红军过完停建。抗捐军为红军宣传、筹集物资等，有力支援了红军北上。

中共冕宁县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到冕宁，派王首道等留下，又以三军团抽一个营为基础，配备电台，准备在冕宁、越西一带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以王首道（长征前任湘赣边省委书记，长征初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为书记的特委(44)后来形势不利报告中央后撤走。冕宁成立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陈野苹，委员有黄应龙、方忠、肖佩雄、李发明（肖李二人红军总政治部到冕宁后发展）、李祥云、陈言纶。为坚持长期斗争，通知李祥云、陈言纶下乡隐蔽，不公开活动(45)。

中共中央机关到冕宁县城，时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在东街（今文管所内）接见地下党员陈野苹、廖志高和王首道等红军干部，给他们谈怎样开展游击斗争问题(46)。

参加红军

“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是红军长征中一大任务。冕宁县党政军组织建立后，配合红军宣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在红军过境的九天（每地大致七天）中、据现有资料统计，有一百九十多人参加红军、其中除二十一人跑回及数人在甘南落伍安家外，有一百五十二人失踪，有十二人胜利到达陕北（内有三人于1938年和1939年八路军129师386旅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